

## 甜蜜的母亲

马晓琼



在童年记忆的柔和光影中，母亲的爱如同甘露般滋润着我幼小的心灵。她教我唱的歌曲里，有那么一句歌词，仿佛是温暖的阳光穿透了时光的缝隙：“妈妈的爱，是那甜蜜的爱。”这句话，恰似一朵盛开的花朵，温柔地拥抱着母爱无尽的温暖与甘甜，是对母亲无尽柔情的贴切赞颂。

妈妈出生在1959年，在家里排行老大。作为长女，妈妈如同家中初升的朝阳，她早早地承担起照顾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的责任。在我们温馨的大家族里，她是那根坚强而温暖的纽带，

将每一颗心紧紧相连。尽管妈妈未曾有机会接触文字的世界，但她以自己的智慧和毅力，成为了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当家人。她的决策与关怀，如同明灯指引着家族的航向，让每个家庭成员无论大小事宜都感受到了她的爱与支持。她是我们心中的英雄，用行动书写着自己的传奇，即使没有文字，也丝毫不减她在我们心中的分量。

小时候，妈妈十分重视的就是我们的教育。读小学时，每一年六一儿童节、春节，妈妈必定会带着我们去一趟昆明。我生活的小县城在当时还是个很落后的地方，想要去一趟昆明，基本上要坐三天的车。有一年春节，妈妈带我们去书

店，给我们买了一套三百多块的百科全书，整个新华书店就一套，那时候的三百块钱相当于在财政局上班的舅舅半个月的工资。

初中的时候，县城里开了一家书店，叫“鸿鹄书店”，妈妈迫不及待的把我和弟弟妹妹们叫过去买书，满地都是邮寄的包裹，店员甚至还没来得及把书放在书架上售卖。

我读初一的暑假，妈妈把我送到县城里仅有的几家打字复印店去学电脑，当时打印店的业务就是帮县里各个单位打印办公文件，我学会了用五笔打字，文档排版和装订。妈妈说，将来这个社会肯定是要学电脑的，我妈妈身上这种具有远见性的眼光和胸襟也是我佩服的地方：高三寒假叫我去旅行社当导游；大二的时候妈妈叫我去学开车；大学毕业的时候叫我出国读书；让贪玩妹妹学美术学设计……

妈妈说人要多见面，要多出去走走。妈妈带着我们去很多地方旅行，火车、飞机和轮船我们很早就体验过。去北京旅游的时候，她在广场上合影，说能来看看北京的金太阳也算是实现了儿时的愿望。妈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是县里砖机厂的小能手，原本被选上可以去北京培训，回乡以后还有可能可以留在昆明当工人，

但是由于妈妈不识字，加上外公的反对。妈妈心里一直对北京有着执念。妈妈常说，就是因为她儿时没有读过书，所以她竭尽全力让我们兄弟姐妹三个读书，妈妈对读书的渴望也是她一生的遗憾。现在，妈妈每次打电话，都会提醒让我女儿多读书，我理解母亲的遗憾，但我更爱妈妈身上那股永远乐观无畏的生活态度。

母亲的故事，就像一部生动的史诗，记录着她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无私的母爱。她的每一个决定，每一次牺牲，都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坚实基础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渐渐长大，而母亲的教诲和影响却永远镌刻在心，激励着我们追求更广阔的天空，探索更深层的真理。

现在，当我看着自己的女儿，我想起母亲的话，想起那些温暖的旅行记忆，想起那些书本中的智慧。我会告诉她关于外婆的故事，关于一个伟大的女性，如何用甜蜜的爱和勇气，书写了自己的传奇。



## 木香花开自淡雅

清小禾

香，花开在人间最美四月天，每一朵花瓣都带给人典雅浪漫的气息，粉饰着白墙瓦黛。清风和煦过，满架木香一院香。“浊酒一杯天过午，木香花湿雨沉沉”，是下雨天的诗意；“木香吹雪人闲坐，读罢庄生骈拇篇”，是晴天里的诗意；“朱帘高槛幽芳露，露湿烟霏玉褪妆”，是月夜下的诗意……

《红楼梦》第十七回《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闹元宵》里写道：“转过山坡，穿花度柳，抚石依泉，过了荼蘼架，再入木香棚，越牡丹亭，度芍药圃，入蔷薇院，出芭蕉坞，盘旋曲折。忽闻水声潺潺，泻出石洞，上则萝蔽倒垂，下则落花浮荡。”这样幽香的木香棚，便成了寄托闺阁儿女情思之地，忽地便有了灵气。

汪曾祺先生也爱木香，他在《昆明的雨》中写道：“一颗木香，爬在架上，把院子遮得严严的。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，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满的花骨朵，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。我们走不了，就这样一直坐到午后。”他在写给挚友朱德熙的诗《木香花忆旧人》中写道：“莲花池外少行人，野店苔痕一寸深。浊酒一杯天过午，木香花湿雨沉沉。”这是二人在一次下雨的午后，在昆明联大新校舍不远的莲花池旁一条小街里，于一个有一架木香花的小酒馆里避雨的情景，真叫人无限想象。

木香花有黄白两色，单瓣与重瓣

之分，形似蔷薇，花小极繁，比起蔷薇，更为清新雅致。《闲情偶寄》云：“木香花密而香浓，此其稍胜蔷薇者也。然结屏单靠此种，未免冷落，势必依傍蔷薇。蔷薇宜架，木香宜棚，以蔷薇条干之所及，不及木香之远也。木香作屋，蔷薇做垣，二者各尽其长，主人亦均受其利矣。”宋代朱弁在《曲洧旧闻》中写道：“木香有二种，京师初无此花，始禁中有数架，花时民间或得之相赠遗，号禁花。今则盛矣。”《瓶史》曰：“木香为蔓生植物，春暮开花，小而色白，香甜可爱。有花大而黄者，香味微逊，一名锦棚儿。旧俗以荼蘼为木香，实则荼蘼花色浅红，稍有分别也。”宋代文人徐集孙有《檐上木香》一诗云：“无奈声声杜宇频，木香犹有一分春。檐头分得清香到，却谢寻常过路人。”暮春时节盛开的木香，留住了一点春意。诗人立于屋檐之下仰观木香，香气袭人沁人心脾。而我，读在这里时，我也仿佛成了木香，和诗词里的木香融为一体了。

明代诗人杨承鲲《白红词》曰：“阳春东来归帝乡，繁桃李竞相芳。琼筵璇室五木香，鸦黄鹤黑俨成行。清尊白红断人肠，千金为寿万金偿，玳瑁双珠安可忘。”清代诗人李慈铭《霞芬馈木香花》“细剪冰帘扇麝胎，双含风露落琼瑰。分明洗砚匀鸾镜，长见笼香翠袖来。”清代曹尔堪在《鹤鸣天·其二·野塘即事》云：“蟹舍鸡栖共一椽，千竿修竹弄晴烟。鸟声都在征鼙外，兵气犹缠

大角边。书案净，杂花妍，种鱼栽藕野塘偏。木香吹雪人闲坐，读罢庄生骈拇篇。”落笔写木香，花开在笔尖。

宋代张元干《浣溪沙·咏木香》云：“睡起中庭月未睡。繁香随影上轻罗。多情肯放一春过。比似雪时犹带韵，不如梅处却缘多。江边枕畔奈愁何。”宋代刘敞《木香花》云：“粉刺丛从斗野芳，春风摇曳不成行。只因爱学官妆样，分得梅花一半香。”微风吹起，一棚香雾，恬静清新的木香有“天下第一香”的美誉。

元代方回《木香花》曰：“海南药物木香重，何似松高架花。春晚日长香满院，天教富贵属诗家。”清代顾太清《念奴娇·木香花》云：“柔条细叶，爱微风吹起，一棚香雾。剪到牡丹春已尽，又把春光钩住。琐碎繁英，零星小朵，枝上摇清露。飞琼何事，羽衣似斗轻絮。昨夜人梦香清，晓来香已透，碧窗朱户。蝶浪蜂愁无检束，绕遍深丛处处。”白花不盈寸，黄花更如钮，黄木香温婉柔暖，白木香清冽淡雅，书卷气真是十足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是这样解释的：“木香，草类也。本名蜜香，因其香气如蜜也。缘沉香中有蜜香，遂讹此为木香尔。昔人谓之青木香。后人因呼为兜铃根为青木香，乃呼此为南木香、广木香以别之。今人又呼一种蔷薇为木香，愈乱真矣。”《三洞珠囊》云：“五香者，即青木香也。一株五根，一茎五枝，一枝五叶，叶间五节，

故名五香，烧之能上彻九天也。古方治痲疽有五香连翘汤，内用青木香。”《古乐府》云：“甌篥五木香，皆指此也。”

宋代诗人张舜民《木香花》云：“广寒宫阙玉楼台，露里移根月里栽。品格虽同香气俗，如何却共牡丹开。”他把清雅质朴的木香与象征着雍容华贵的牡丹相媲美，将木香的洁白、幽香、素美，写的人木三分，连国色牡丹都要逊色一筹。他还有一首《木香花》曰：“庭前一架已离披，莫折长枝折短枝。要待明年春尽后，临风三嗅寄相思。”把木香花比作相思，可见从古至今有多受人们的青睐。

宋朝张耒一首《木香》诗云：“紫皇宝辂张珠幢，玉女熏笼覆绣衾。万紫千红休巧笑，人间春色在檀心。”他描写的木香花巧笑倩兮淡雅清新。宋朝王淇的《春春游小园》云：“一丛梅粉褪残妆，涂抹新红上海棠。开到荼蘼花事了，丝丝天棘出莓墙。”其中的“荼蘼”，就是我们今日所说的木香花。宋朝高似孙《木香》曰：“下帘深与意商量，无酒何如此夜长。一树木丝仙有发，依然只作秘书香。”读来清香怡人仙气飘飘。

清代《名花谱》中言及木香花色云：“花有三种，惟白花紫心者为上，芬馨清润，坐若香雪，其青心白花、黄花者皆不及也”，清代的《花大小志》也认为：“花有数种，紫心白花者

为佳，白色者又有大小不等，其红色、黄色远不逮也。”《吴县志》载：“木香，灌木类，干条甚长，不能直立，须做木架支持之，俗呼木香棚”。

文震亨在《长物志》中一书“蔷薇木香”条有所记载：“尝见人家园林中必以竹为屏，牵五色蔷薇于上，架木为轩，名木香棚。花时杂坐其下，此何异酒食肆中？然二种非屏架不堪植，或移着闺阁，供仕女采掇差可。别有一种名黄蔷薇，最贵，花亦烂漫，悦目。”

元人曹伯启就曾与友人相邀对饮于木香棚下，有诗云：“每怀仙境到无缘，绿暗红稀又一年。棚上雪香棚下客，暂时分得橘中天。”花开淡雅清香萦绕的木香花，别称七里香、十里香、木香藤，宋代王珪的宫词有：“六宫春色醉仙葩，绮户沈烟望翠华。琥珀盘生山药药，绛纱囊佩木香花。”

《广群芳谱·卷四十三》是这般记载木香的：“灌生条长，有刺如蔷薇，有三种花，开于四月，唯紫心白花者为最，香馥清远，高架万条，望若香雪。”可见，木香是一种多么常见的草木，但也是不寻常的草木。

木香的枝节藤条多，因而开得密集而烂漫。作家张爱玲说得真好：“多一点枝枝节节，就多开一点花。”花开之时，婉约如云，宛若灵魂带着香气的安静女子，素雅、淡洁。一场花事，一见倾心，不与谁语，却已倾城……